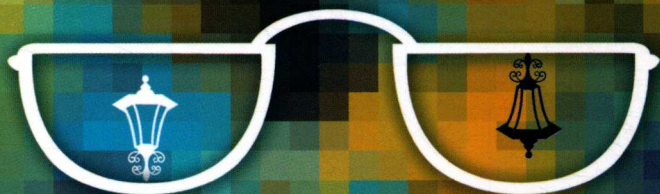


蒙塔巴诺警长
探案系列



夜的味道

[意大利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张莉 译

新华出版社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夜的味道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

张莉 译

L'ODORE DELLA NOTTE

Andrea Camilleri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的味道 / (意)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著; 张莉译.

--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7.12 (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)

ISBN 978-7-5166-3779-1

I. ①夜… II. ①安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
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1801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6-2577

L'odore della notte by Andrea Camilleri

Copyright © 2001 by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夜的味道

[意] 安德烈亚·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

选题策划: 黄绪国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高映霞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: 100040

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a.pub.com>

经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排: 臻美书装

印刷: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mm×185mm 1/32

印张: 6.75

字数: 120千字

版次: 2018年1月第一版

印次: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66-3779-1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蒙
塔
巴
诺
警
长
探
案
系
列

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

- ◎ 水的形状
- ◎ 偷零食的贼
- ◎ 悲伤的小提琴
- ◎ 丁达利之旅
- ◎ 夜的味道
- ◎ 变色海岸线
- ◎ 蜘蛛的耐心
- ◎ 纸月亮
- ◎ 八月炙热
- ◎ 天蛾之翼
- ◎ 沙子跑道
- ◎ 陶工之地

窗户大敞着，窗框狠狠地撞到墙上，听起来仿佛一声枪响。蒙塔巴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陷入了一场枪战中。此时，他突然醒来，出了一身的汗，感觉身体冰冷冰冷的。他随口骂了两句，起身关上了窗户。北风呼呼地吹着，冰冷而不断。北风不再像从前那样带给清晨斑斓的色彩，而是让色彩不见了踪影，只留下残败景象，浅淡斑驳，仿佛业余画家周日水彩写生的手笔。很显然，夏天已经到了尾声，秋天即将到来。本应该是秋天，可这寒意颇有冬情。

蒙塔巴诺回来接着躺着，过渡的季节越来越短了，他感到很悲哀。它们都去哪儿了？人们的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东西都被无情席卷而走，于是自己作了调整。它们已经意识到，它们只代表一种短暂的停留，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自生自灭了。如今的快节奏生活令人毛骨悚然，就像踩着轮子的仓鼠，没有任何停歇的余地。这样的生活充斥着无数动词：活着、吃饭、学习、做爱、繁衍、买卖、排便、死亡。每个动词只持续一纳秒。

但是，有没有其他动词呢？思考、冥想、倾听……为什么就没有呢？游荡、做白日梦、闲逛……实际上，蒙塔巴诺的眼睛里已经饱含泪水，他回忆起父亲在春天和秋天经常穿的衣服，还有冬天穿的轻便大衣。这使他意识到，他必须穿冬装去上班了。

他努力站起来打开衣橱，里面存放着他的厚衣服。樟脑丸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起初的时候，这种味道差点儿让他窒息，然后，他的眼睛开始流泪，接着，他开始打喷嚏。他连着打了十多个喷嚏，鼻涕顺着鼻孔淌下来。他感到头晕目眩，胸口的疼痛愈加剧烈。他忘记了，保姆阿德莉娜永远在和飞蛾做斗争，却总是惨败收场。

警长放弃了。他关上衣柜，走到抽屉柜前，拿出一件厚厚的毛衣。阿德莉娜在这里也放了樟脑丸。但这次，蒙塔巴诺有了准备，提前屏住呼吸。他走上阳台，把毛衣放在桌子上，至少能晾去一些气味。但是，当他洗漱完、刮好胡子、穿好衣服回到阳台上准备穿上毛衣时，却发现毛衣不见了。那件毛衣是全新的，是利维娅在伦敦给他买的。他该怎么向她解释，说有几个混蛋对这件毛衣心痒难耐，出手把它抢走了吗？他想象着与女友的谈话：

“哈哈，好极了！我早该想到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那是我送你的礼物！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关系大了！大了！你永远不会重视任何我送你的东西！就像这件毛衣，它可是我从伦敦带回来送给你的。”

“我还留着它。”

“当然留着！可你从来没有穿过！这算什么？大警长蒙塔巴诺被一些小毛贼偷了？真丢人！”

就在那一刻，他看到了那件毛衣，就是那一件。毛衣在北风的吹动下沿沙滩翻滚着，离大海越来越近。

蒙塔巴诺跃过栏杆跑起来，袜子和鞋里都灌进了沙子。在毛衣被汹涌的波浪卷走之前，他刚好抓住了它。

走向房子，沙子迷住了他的眼睛。他别无选择，只好接受现实：毛衣已经变成了一坨湿透了的羊毛。他刚进到屋里，电话响了。

“嗨，亲爱的。你好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我要和一个朋友去海滩。”

“你不去上班吗？”

“不。今天休假，因为今天是圣乔治节，热那亚守护神的节日。”

“天气好吗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好的，玩得开心。晚上再聊。”

再好不过了！此时此刻，他冻得瑟瑟发抖，而利维娅却幸福地躺在阳光下。这进一步证明，世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变化着。现如今，北上的你可能会被热死，而南下的你可能很快就会看到寒冰、熊和企鹅。

他屏住呼吸，准备再次打开衣柜，此时，电话又响了起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一想到樟脑丸的气味就一阵反胃。他接起了电话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哦，长官，长官！”坎塔雷拉气喘吁吁地说，“是您本人吗，长官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我是在和谁讲话呢？”

“我是阿图罗，警长的孪生兄弟。”

他为什么要跟那个可怜的小白痴开这种玩笑呢？为了发泄坏心情吗？

“真的吗？”坎塔雷拉惊讶地说，“打扰一下，阿图罗先生，如果警长回来的话，您能不能告诉他我有话对他说。”

“我在这呢！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长官，长官！出大事了！您知道会计师格拉加诺的公司在哪儿吗？”

“你想说的是加尔加诺吧？”

“是的。怎么了，我说的不是格拉加诺吗？”

“没事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有个人拿着枪在附近晃悠。法齐奥警官经过时碰巧看到的。那人好像要射杀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女士。他说他想要回格拉加诺从他那里窃取的钱，否则就杀了那位女士。”

警长把毛衣扔到地板上，把它踢到桌子下面，然后出门了。光是走进车里那点儿时间，他就被北风吹得快要癫痫发作了。



会计师埃马努埃莱·加尔加诺，身材高大，英俊潇洒，穿着得体，皮肤黝黑，四十岁左右，看起来像一位美国电影明星。他是一个暴富的商人，但无奈辉煌的时期太过短暂。加尔加诺自己说，他出生在西西里岛，但在米兰工作了很长时间。他打出了些名号，被誉为“金融奇迹”的创造者。然后，他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名气，便决定在博洛尼亚单干。据他自己说，他为许多中小投资者带来了财富和幸福。大约两年前，他来到维加塔，宣称自己的使命是“寻回这块我们内心深爱、多灾多难的土地的经济辉煌”。在短短几天内，他就在蒙特鲁萨省四个大城镇设立了办事处。他能言善辩，说服力极强，

脸上总挂着令人安心的、大大的微笑。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他开着闪亮、炫目的豪车从一个城镇飙到另一个城镇，很快便赢得了大约一百个客户，平均年龄六十多岁，他们把毕生积蓄都托付给了他。六个月过去后，会计师将这些老人招来发放收益，回报率高达百分之二十，几乎把这些人惊得心脏病发作。随后，会计师将所有客户从周围省份请到维加塔参加晚宴。晚宴结束时，他告诉人们，第二期的回报甚至可能更高。消息传开后，人们开始在他各地办事处的柜台前排队，请求加尔加诺拿走他们的钱帮着投资。会计师照单全收。在第二波浪潮中，除了老人之外，还有很多想赚快钱的年轻人。第二期结束时，第一批客户的回报率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。在强劲顺风推动下，事情顺利地进行了一段时间。但是，在第四期结束那一天，埃马努埃莱·加尔加诺消失了。员工和客户等了两天，然后决定打电话到博洛尼亚。据说，迈达斯国王联合公司——投资公司的名称——的总部位于那儿。没有人接电话。一项快速调查发现，该公司办公地点因欠租数月，已经转回业主手中，业主也生气极了。经过一个星期毫无意义的搜索，在维加塔或周边没有发现加尔加诺的踪迹，将钱投资到迈达斯的人们多次暴力冲击了办事处后，关于会计师的神秘失踪出现了两种观点。

第一种观点认为，埃马努埃莱·加尔加诺改名更姓去了

大洋洲的一个岛上，现在正和一位衣不遮体的漂亮女人生活在一起，不时嘲笑着将积蓄交给自己的人们。

第二种观点认为，会计师很可能一不小心沾上了黑手党的钱，现在已经成为地下两米的肥料或者当地水域的鱼饲料了。

在蒙特鲁萨省，只有一个人持有不同的看法。那是个女人，名字叫玛利亚斯特拉·科森迪诺。

玛利亚斯特拉五十多岁，身材健壮，相貌平平。她向迈达斯在维加塔的办事处提交了求职申请，在亲自与老板进行了简短而紧张的会面后，她获得了这份工作。故事就是这样说的。然而，虽然他们会面的时间非常短，这个女人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会计师。这是玛利亚斯特拉的第二份工作。在获得会计学学位后，多年来，她一直住在家里帮衬父母。后来，她的母亲去世了，她的父亲也越来越离不开人，直至去世。然而，这是她第一次坠入爱河。因为玛利亚斯特拉被指腹为婚给一位远房表哥，除了在照片中，她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，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死于一种奇怪的疾病。这一次，情况不同了。玛利亚斯特拉不仅看到了活生生的爱人，还和他说过几次话。有一天早晨，她和他挨得如此接近，甚至都能闻到他须后水的味道。这驱使她做出了一些大胆的举动，大胆到她永远想不到自己会做这样的事。她乘坐公共汽车到菲亚卡逛了一家

亲戚开的化妆品店，她一瓶一瓶闻过之后，找到了爱人用的那款须后水。她买了一瓶，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夜深人静，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忍受着寂寞啃啮，从床上惊坐起来时，她便会将其取出，闻一闻须后水的气味。伴着香味，她回到睡梦中，低语着：“晚安，我的爱人。”

玛利亚斯特拉相信，埃马努埃莱·加尔加诺没有卷款私逃，更没有被黑手党杀害。米米·奥杰洛询问她时（蒙塔巴诺不想参与，说自己对钱的事一窍不通），科森迪诺女士说，她认为，这位会计师只是暂时失忆，他迟早会重新现身，平息所有的流言。她说得如此清晰坚定，奥杰洛几乎都相信了她的话。

玛利亚斯特拉坚信加尔加诺是诚实的，她每天早上都会打开公司大门，坐下来等待爱人回归。城里的每个人都嘲笑她。这里的“每个人”指的是与会计师没有瓜葛的人，因为损失惨重的人们根本没有心情笑。前一天，加洛告诉蒙塔巴诺，科森迪诺女士甚至自掏腰包垫付了办公室的租金。现在，这个家伙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她，还要从她那里把钱要回来呢？太可怜了，她与整件事情无关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心烦意乱的投资者这么晚才想出这么一个“妙招”呢？要知道，这时候距加尔加诺失踪已经过了三十多天了，其他受害者早就已经接受了自己被骗的现实。蒙塔巴诺倾向于第一种观点，认为会计师在卷走大家的钱以后消失了。对于玛利亚斯特

拉·科森迪诺，他感到非常惋惜。每次他碰巧路过这家公司，看到她平静地坐在前台后面时，他心脏中一种疼痛便油然而生，那种疼痛会持续一整天。



在迈达斯国王联合公司办公室前面约有三十个人，看起来很激动，三名市警阻止了他们的行为。看到警长前来，他们便围住了他。

“里面真的有持枪的男人吗？”

“他是谁？他是谁？”

他穿过拥挤的人群，连推带喊地到达了大楼入口。但在这里，他停了下来，有点儿迷惑。他朝里看了看，通过背影便认出了米米·奥杰洛、法齐奥和加鲁佐。他们看起来像是在跳一种奇怪的芭蕾舞：首先向右弯曲上半身，然后向左弯曲上半身，之后再向前一步，退后一步。他悄无声息地打开玻璃外门，更仔细地看了一下现场。办公室很宽敞，由一个木质柜台分成两部分，柜台上有一块玻璃板，顶部是柜台窗口。隔断外面有四张空桌子。玛利亚斯特拉·科森迪诺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窗口后面，脸色苍白却沉着冷静。

袭击者——也许不是，蒙塔巴诺不知道如何定义——站在两个分区的小门口，枪口指向玛利亚斯特拉和三个警察。他是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人，警长立刻认出了他：受人尊敬

的测绘师塞尔瓦托·加祖洛。部分是因为紧张的局势，部分是因为严重的帕金森病，那把老爷枪（大概是水牛比尔和苏族时代的東西了）在老人的手里抖得很厉害，所以大家都很害怕，因为虽然他瞄准了一个警察，但他们不知道子弹最后可能会射向谁。

“那个混蛋骗了我的钱，我要讨回我的钱！否则我就杀了那个女人！”

测绘师一直嚷着同样的要求，已经持续一个多小时了。现在，他筋疲力尽，嗓子也变得嘶哑，发出的声音不像是说话，倒像是咽痰。

蒙塔巴诺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三步，穿过属下围成的圈，面带微笑地向老人伸出手。

“亲爱的加祖洛先生，很高兴见到您！您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加祖洛有些困惑地说。

看到蒙塔巴诺准备再向前迈一步时，他立即恢复了警觉。

“别动，不然我就开枪了！”

“看在老天爷的份儿上，警长，小心点儿！”科森迪诺女士平稳地说，“如果有人要为加尔加诺先生牺牲的话，那就让我来吧。我准备好了！”

蒙塔巴诺非但没有被这场闹剧惹笑，反而感到很愤怒。如果当时他能一把抓住加尔加诺，肯定要把他的脸打烂。

“都别傻了！没有人需要做出牺牲！”

然后，警长转向测绘师，开始即兴演讲。

“打扰一下，加祖洛先生，请问您昨天晚上在哪里？”

“我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？”老人凶狠地反驳道。

“为了您自己好，请回答我。”

老人噘着嘴，终于决定开口。

“我回家了。我在巴勒莫医院待了四个月，在那里，我得知加尔加诺卷跑了我所有的钱，那可是我辛苦工作一生攒下的所有积蓄！”

“所以，昨天晚上您没有打开电视？”

“我不想听你废话。”

“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您不知道！”蒙塔巴诺得意扬扬地说。

“我应该知道什么呢？”加祖洛目瞪口呆地问道。

“会计师加尔加诺被捕了。”

警长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玛利亚斯特拉。他以为她会尖叫，或者做出类似的反应。但是，这个女人一动不动，看起来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信服。

“真的吗？”老人问道。

“千真万确。”蒙塔巴诺说，“他们逮捕了他，没收了很多钱，装满了十二个大手提箱。他们将在蒙特鲁萨省政府

把钱归还给合法的所有者。您有加尔加诺开具的收据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老人说道，用手拍了拍夹克口袋，里面是钱包。

“问题都解决了。”蒙塔巴诺说。

他走到老人身边，从老人手里拿过手枪。

“我明天就能去省政府了吗？”加祖洛问道，“我身体不太舒服。”

要是警长没有扶住他，他肯定会瘫在地上。

“法齐奥，加鲁佐，快，把他扶到车里，带他去医院。”

两个警察扶起老人从蒙塔巴诺身旁走过。老人费力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蒙塔巴诺长舒了一口气，说道。